

中国通史演义



绣像珍藏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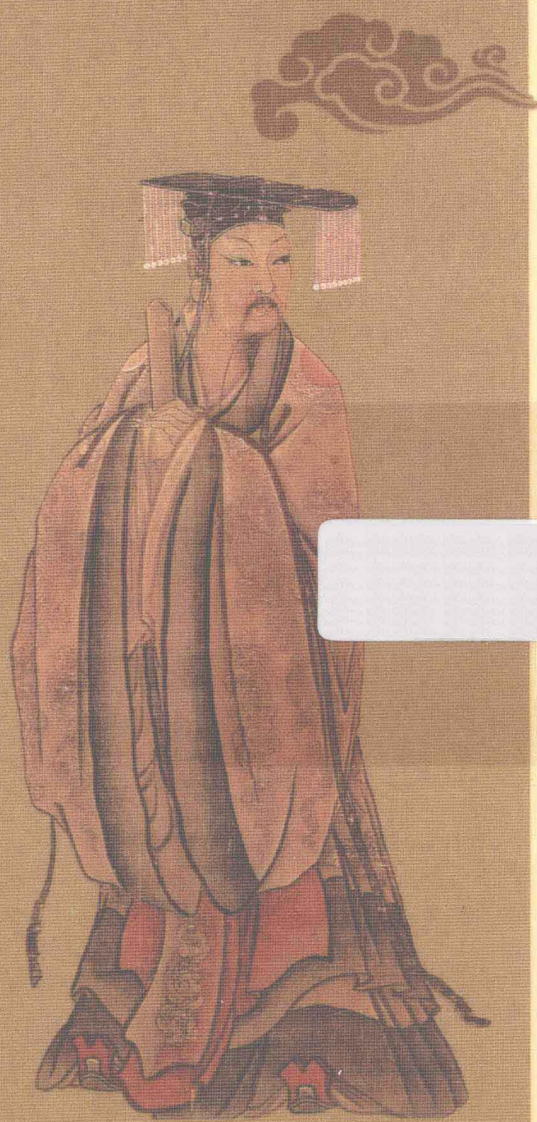
禹

克勤于邦 克俭于家

历数在躬 敬中允执

思酒好言 九功由立

不伐不矜 振古莫及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【绣像珍藏版】

中国通史

常州图书馆藏章

全编



第十一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. 第11卷 / 钟毓龙等著. — 3版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9.9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I. 中… II. 钟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78655号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

作 者: 钟毓龙 等
责任编辑: 付烈臣
总 策 划: 三读藏书馆
出版发行: 吉林人民出版社
社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
邮政编码: 130022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金威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字 数: 14079 千字
印 张: 593.5 印张
印 数: 0001—3000 套
版 别: 2010 年7月北京第3版
印 次: 2010 年7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206-02833-5
定 价: 2995.00 元 (全十四册)
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

9 787206 028335

所有权利保留。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第六十八回

诵唐诗遗恨渡河
幸浙省迁都避寇

却说金娄室率兵南来，警报到了宋廷。那黄潜善、汪伯彦，本来常劝高宗巡幸扬州，现在闻得金兵又来，高宗心下也一甚惧怯，便决意前往扬州。李纲以为不可，竭力谏阻。黄潜善、汪伯彦暗进谗言。高宗便渐渐的疏远李纲，虽进他为左仆射，只因欲用黄潜善为右相，方有此命的。那黄潜善入相之后，便催促傅亮渡河。傅亮以诸事未备，请暂从缓。朝旨责他逗留，竟罢其职。傅亮为李纲所荐，因此再疏求去，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，提举洞霄宫。李纲入相，不过七十七日，政治规模皆粗有头绪。李纲既罢，遂尽反所为。太学生陈东、欧阳辙，请复用李纲。黄潜善向高宗道：“陈东等纠众伏阙，若不严加惩办，恐有骚动事情，为患非细。”高宗即交潜善办理。潜善既退，尚书右丞许翰道：“公欲办二人何罪？”潜善道：“按法当斩。”许翰道：“国家中兴，不应杜绝言路，须下大臣会议。”潜善佯为答应，将二人处斩。二人以忠谏获罪，无论识与不识，莫不流涕。四明李猷，为賸尸埋葬。后来汪、黄得罪，始赠二人为承事郎，各官亲属一人，抚恤其家。

许翰闻二人处斩，代著哀词，上疏求去。高宗不允，章至八上，遂免其职。时金兵连陷河北州郡，高宗下诏幸扬州，隆佑太后以下先期出行。那隆佑太后，便是元佑太后。高宗因元字犯太祖号，因此改为隆佑。高宗即幸扬州，该说避敌已远，可以无患了。哪知金人却更加看轻宋人，竟要兴兵前来了。

初时金人闻得高宗即位，斡离不倒想送还二帝，粘没喝不以为然。不到几时，斡离不死了，粘没喝独掌大权。闻得高宗不向北进，反向南退，明明是个苟安没用的人。又值高宗遣朝奉郎王伦，觐门舍人朱弁使金，请休战议和，愈加知道高宗畏葸退缩，不是有为之君了。此时还不乘机南侵，更待何时。遂即奏闻金主，遣银术可（尼楚赫）攻汉上；讹里呆（鄂尔多）、兀朮（乌珠）从燕山进攻山东；阿坦克蒲卢浑（阿里富埒浑）趋淮南。娄室与撒里喝（萨里干）、黑锋（哈富）自同州，趋陕西。粘没喝自率大军下太行，由河阳渡河，直攻河南。五路金兵分道而进，粘没喝兵至汜水关，留守孙昭远战死。娄室到了河中，



见西岸有宋军扼守，不敢径渡，进取道汉城，攻陷同州、华州，安抚使郑骧与战不支，投井而亡。娄室乃攻入潼关，经制使王琼，弃陕州逃入蜀中，中原大震。只有兀朮，要渡河攻取汴京，宗泽已遣兵保护河梁，始暂行退去。

到了建炎二年正月，银术可陷邓州，知州范致虚弃城而遁，安抚使刘汲阵亡，所备巡幸粮储，皆为所劫。又分兵连下襄阳、均、房、唐、陈、汝、蔡、郑诸州，及颖昌府。兀朮又从郑州至白沙，离汴京已是很近。宗泽毫不为意，还是与客围棋，谈笑自如。僚属皆入内问计，宗泽答道：“我已有准备了。”未几，捷报到来，果然得胜。原来，宗泽先令部将刘衍至滑州，刘达至郑州，牵制敌兵。另选精锐数千骑，绕出敌后，邀截金兵归路。金兵正在与刘衍力战，不想后面又有宋兵，前后夹攻，遂致大败而退。宗泽虽然胜了一阵，知道金人来势方张，必不甘心退去，又令部将阎中立、郭俊民、李景良领兵赴郑。途中遇着粘没喝大军，两下交战，阎中立败死，李景良逃去，郭俊民投降金人。

宗泽闻得败报，立捕李景良，斩首以徇。那郭俊民后又引了金使，持了粘没喝的书信，招降宗泽。宗泽撕毁来书，喝令左右，将俊民与金使一同斩首。恰值刘衍回至汴京，金人乘虚攻入滑州，宗泽部将张撝（huī）往救。撝只领一二千兵，金兵却有万余，手下皆请稍避其锋。张撝叹道：“避敌偷生，有何面目回见宗公。”遂力战而死。宗泽闻知张撝危急，忙令王宣往救，已是不及。王宣率领部下力战，竟破金兵，金兵弃了滑州遁去，遂令王宣知滑州。

时有河上屯卒获得金将王策解来见，宗泽闻知王策乃亡辽旧臣，即亲解其缚，延之入坐，询问金人虚实，实得其详。遂召诸将涕泣宣谕道：“你们皆心存忠义，当协力杀敌，迎还二圣，共立大功。”众将闻言，皆感泣思夺，誓以死报。宗泽决意大举，募兵储粮，招抚盗魁王善等，共集城下，预备渡河。又上疏请高宗还汴，一面檄召都统制王彦，还屯滑州。

王彦性颇忠勇，常与张所、宗泽共图恢复。宗泽尝令岳飞往助张所，所以国士待之，后来又令随王彦渡河。彦领了人马，直抵新乡，望见金兵数万，蜂拥而来，王彦部下不过七千人。将校十一人，众人皆有惧色，不敢进战。岳飞独持丈八铁枪，冲入金兵阵中，左右驰突，无人敢当，夺得大纛一面，向空抛去。诸将见岳飞得胜，也奋勇向前，并力杀敌，立时杀退金兵，故复新乡。次日又战于侯兆川，岳飞身带十余伤，士皆死战，又将金人杀退。适军中粮尽，赴王彦营乞粮，彦竟不应。岳飞自行备粮，转战至大行山，擒金将拓跋耶乌。金帅黑风大王，素称枭悍，恃勇来战，未及数合，为飞刺于马下，金兵大骇而退。岳飞因王彦不应接粮草，未敢轻进，只得率领所部，仍归宗泽。王彦骤失良将，无人御敌，后为金兵围住，溃围出走，退保西山。暗中结纳两河豪杰，欲图再举。部下兵将，皆于面上刺涅成“赤心报国，誓杀金人”八个字，因

此，两河响应，众至十万。金将不敢近垒，至是接得宗泽之檄，遂还滑州。

宗泽连上数疏，请高宗回汴，皆不得报。宗泽气忿已极，再后一疏，竟隐斥汪、黄，因此更为黄潜善、汪伯彦所衔恨。百端阻挠高宗，不令还汴，且戒宗泽，不得轻进。宗泽忧忿成疾，疽发于背，势甚危迫。诸将相率问疾，宗泽跃然而起，道：“我因二帝蒙尘，积愤至此，你们能够杀敌，我死亦无恨了。”诸将齐声道：“敢不尽力。”及诸将退出，惟朗吟唐人诗道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！”宗泽临危，尚无一语及家事，惟“三路渡河”而卒。

宗泽，字汝霖，义乌人氏。元佑中登进士第，屡任州县，迭著政绩。及调知磁州，修城池，缮守备，金人不敢来犯。后佐高宗，授副元帅，连败金兵，威声大著。既守东京，金人屡战屡败，更加敬惮，呼之为宗爷爷。卒年七十，远近悲恸，如丧妣。讣闻于朝，赠观文殿大学士，谏议大夫，予谥忠简，以杜充为东京留守。杜充酷虐苛刻，大失人心，所有将士及抚降诸盗，相率散去，汴京从此不能保守了。

那时金兵所至，到处残破。室攻陷永兴，率众而西。秦州师臣李绩降金，又犯熙河。都监刘惟辅，领精骑二千，连夜至新店迎战。次晨，金前军大将黑锋领兵到来。刘惟辅出马迎敌，舞槊直追，黑锋不及迎战，一槊洞胸，坠马而死，余兵溃退。粘没喝正占据西京，闻得黑锋败殁，即焚烧庐舍，去援助娄室，留下兀朮，屯驻河阳。河南统制翟进，袭入西京，引兵进击兀朮。兀朮设伏以待，翟进中伏几殆。适值御营统制韩世忠，奉朝命往救西京，路经河阳。巧遇翟进败兵，遂救了翟进，与兀朮相持数日。那兀朮因闻知粘没喝往援娄室，已经改道渡河，复还云中。兀朮也起了归心，便率兵自去。惟娄室兵至泾原，为制置使曲端，遣副将吴玠迎击，战败于青溪岭。石壕尉李彦仙，也克复陕州，及绛解诸处。

徽宗第十八子信王桧，本随二帝北去，行至庆源，逃匿真定境内，和州防御使马扩，与赵邦杰聚兵五马山。民间得桧，奉以为主，总制诸寨。两河遗民，闻风响应。信王遂手书奏牍，令马扩赍赴行在。高宗看了奏章，恰值黄潜善、汪伯彦在侧，便递与阅看。潜善不等看毕，便问高宗道：“这可是信王的亲笔吗？恐未必有假。”高宗道：“确是信王亲笔，朕素来认得的。”汪伯彦道：“陛下也须仔细。”高宗遂召人马扩，细问情形，已是真确无疑。当下授信王桧为河外兵马都元帅，并令马扩为河北应援使，还报信王。黄潜善问马扩道：“信王已是北去，如何还在真定，你须小心，休坠奸人计中。”马扩竭力与辩，潜善又提出密旨来压制他。马扩不敢争论，怏怏而行，在大名逗留了几日。哪知金将讹里朵，已约粘没喝兵亟攻五马山诸寨，信王还领兵抵御，后因汲道破断，遂致失守。信王桧亡命而去，不知所终。



那娄室虽为吴玠所败，仍复东下，诸帅又不和协，潼关失守，秦陇一带，几无干净土地。其时讹里朵，已与粘没喝会合下河南，破了徐州，直驱淮泗。警报递到扬州，皆为汪、黄二人捺住，不令上闻。高宗还只道金瓯无缺，可以安享太平，且令黄潜善、汪伯彦为左右仆射，两人入谢。高宗还说得黄卿为左相，汪卿为右相，何患国家不能太平？两人听了，十分兴头。从此更加隐匿军情，所有各处失守的消息，一些也不使高宗得知，终日里拥了娇妻美妾，饮酒欢笑。有了空闲，更要至寺院里面谈经说法。直至建炎三年正月，王彦从滑州入觐，先到黄、汪二人处晋谒，见面之下，便大声道：“寇兵一日近似一日，不闻两位相公派兵抵御，难道待敌自毙么？”黄潜善将脸一沉道：“有何大不了的事情，如此张惶！”王彦冷笑道：“金将娄室扰秦陇，讹里朵下北京，兀朮下河南，早已有了军报。近来粘没喝攻下延庆府，陷了徐州，知州王复，不屈被害，全家死难。二位相公也有耳目，难道痴聋了不成！”汪伯彦道：“敌人前来，原仗着你们退敌，怎么专门责备宰相呢？”王彦道：“两河义士，常延颈以望王师。我王彦日思北渡，无如各处将士，未必同心，全仗相公辅助皇上，下诏北伐，才可以作军心、振士气。如今二位相公偷安迁延，皇帝丝毫不闻，从此下去，恐不但中原陷没，便是江南也难保守了。”黄、汪二人无言可答，惟有心下暗恨王彦。当即入奏高宗，说王彦病狂，请免朝对。高宗即免王彦入觐，命充御营平寇统领，王彦长叹了一口气，遂积病辞职而去。

不上几天，粘没喝将由徐州进兵，韩世忠率兵救急。粘没喝回兵邀截，世忠败退盐城。粘没喝遂取彭城，间道赴淮，东入泗州。高宗此时才闻得军报，忙命江淮制置使刘光世，率师守淮，敌尚未至，兵已先溃。粘没喝挥兵抵楚州，守将宋淋出降，遂乘势南进，破天长军，距扬州只得数十里了。内侍邝询，闻知消息，连忙入宫报告道：“寇已来了。”高宗大惊失色，也不及问明情由，急急披甲骑马，跑到瓜州。遇见一只渔舟渡过江去，随从的人，只有几名护圣军和王渊、张浚与内侍康履。到得镇江，天色已暮了。黄潜善、汪伯彦还率同僚属听浮屠说法，回来吃饭。堂吏入报，圣驾已行。两人相顾仓皇不及会食，骑了马，往南奔驰。隆佑太后与六宫嫔御，幸有护士保护，相率出奔。城内居民各自逃生，夺门而出，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。司农卿黄锬，奔至江上，军士误认为黄潜善，一齐戟指痛骂道：“误国奸贼，死有余辜。”黄锬正要辩白，头已落地。此时事起仓猝，朝廷仪物，尽皆委弃，太常少卿季陵，急急取了九庙神主，背负而出。离城未及数里，扬州城内，已是烟焰冲天。绿杨城郭，顷刻之间，已为灰烬。后面的喊声大起，季陵恐金兵追来，仓皇逃奔，遂将太祖神主遗失。

高宗到了镇江，暂居府署。次日和随从官员议及去留问题。吏部尚书吕颐

浩，请驻蹕镇江，为江北声援。王渊道：“镇江只有一面可守，倘若金人由通州渡江，占据了姑苏，镇江就不可保了。不如钱塘，有重江险阻，可以无虑。”高宗深以为然，遂决意赴杭。留中书侍郎朱胜非驻守镇江，刘光世充行在五军制置使，扼住了江口，当夜便从镇江起行。行四日，方至平江。又命朱胜非节制平江秀州军马，张浚为副，王渊守平江。又行两日，已抵崇德，授吕颐浩同签书枢密院事，兼江淮两浙制置使，还屯京口。又命张俊领兵八千，守吴江。一直抵杭，就州治为行宫，下诏罪己，求直言，赦死罪以下。被窜诸臣，一律放还，惟李纲不赦。因为黄潜善说：“李纲主战，倘若赦免，恐怕得罪金人，所以不赦。”

中丞张澄弹劾黄潜善、汪伯彦二十大罪，说致陛下蒙尘，天下怨恨，皆是两人的罪恶。汪、黄二人，尚具疏辩论，说是国家艰难，臣等不敢具文求退。高宗渐觉二人之奸，罢黄潜善知江宁府，汪伯彦知洪州。以朱胜非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，王渊司签书枢密院事。王渊素失威望，骤膺显秩，人皆不平。御营统制苗傅，自以为世代将门，统制刘正彦，招降剧盗，功大赏薄，每怀怨望，见王渊入任枢府，更加忆恨。且疑王渊与内侍康履、蓝珪结合，所以忽得高位。因此两人私下计议，要先杀王渊，后杀康履、蓝珪。大中大夫王世修，也恨内侍专横，便与苗、刘二人联为一气。计议已定，只待机会到来，便要动手。

这天以刘光世为殿前都指挥使，百官照例应入内听宣。苗傅、刘正彦、王世修伏兵城北桥下，等候王渊退朝走过，便将他拖下马来，不问情由，即行杀死。苗傅、刘正彦拥兵入城，直抵阙下，将王渊首级号令在宫门外面，并分头搜杀内侍，擒斩了百余人。康履闻变，飞报高宗。高宗吓得只是发抖，毫无想法。朱胜非正入直行宫，连忙登楼，诘问他们擅杀之罪。苗傅抗声道：“我们当面奏皇上。”语未毕，中军统制吴湛，从内开门，放苗傅等入内。只听得一片声音，说是要求见皇上。知杭州康永之见众人不肯退去，只得请高宗登楼慰谕。

时交正午，高宗登楼，苗傅等望见黄盖，一齐山呼下拜。高宗略略放心，凭着栏问他们何故擅杀王渊？苗傅高声答道：“陛下信用内侍，赏罚不公。有功的人不知加赏，结纳内侍的人反可升官。黄潜善、汪伯彦卖国至此，尚不远窜；王渊遇贼不战，首先渡江，结交内侍康履，便除枢密。臣自陛下即位以来，功荣不小，反无升赏，因此共抱不平。现将王渊斩首，在外面的中官，也多伏诛，惟康履等还未退去！乞缚付臣等，将他正法，以谢三军之士。”高宗道：“汪、黄二人已经贬官，康履等自当重惩，卿等可回营听命。”苗傅道：“天下生灵，无故遭此涂炭，都是内侍擅权之故，若不斩康履，臣等决不回营。”高宗沉吟不决。过了片刻，噪声越甚。高宗无法，只得命吴湛将康履缚送楼下。苗傅手起



一刀，将康履杀死，离尸枭首，悬于阙门。高宗道：“卿等之气已出，可以回营了。”苗傅道：“陛下不应正位，试思渊圣皇帝返驾，将置之何地？”高宗经此一诘，倒也不能回答，只得命朱胜非缒楼下去，委屈劝谕，并授苗傅为承宣御营使都统制，刘正彦为副。苗傅道：“既如此，可请太后垂帘听政，且遣人赴金议和。”高宗立即准如所请。哪知，苗傅等得步进步，又抗议道：“皇太子何妨嗣立，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。”朱胜非无法，只得缒楼而上，奏知高宗。高宗道：“朕当退避，但须得太后手诏方可。”乃命侍郎颜岐入宫，请太后御楼。太后即至，高宗起立楹侧。从官请高宗还坐，高宗呜咽道：“朕恐已无坐处了。”太后见事已危急万分，只得弃了肩舆，亲自下楼去慰谕他们。未知苗、刘等肯听太后慰谕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评：

高宗与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既正大位，急应厉兵秣马，誓师复仇。而乃一退南京，再退扬州，畏缩之心，尽为金人所悉，五道并进。而中原沦陷，扬州亦终于不保，以至播越，皆畏缩二字所误也。

将如宗泽，使高宗稍念父兄之仇，不为汪、黄所阻，中原恢复，易于反掌。乃事与愿违，致令宗泽愤恨以歿，二帝永不复还，皆高宗之罪也。

苗傅等迹虽跋扈，而对于高宗一番言语，颇为爽快，尤以渊圣皇帝返驾，将置之何地二语，直刺高宗之心。高宗一生听信奸臣，不图恢复，皆坐于此也。

第六十九回

英雄美人成眷属
保母宫女殉殇儿

话说太后见事已危急，弃了肩舆，下楼面谕道：“自从道君皇帝，误信奸臣之言，更改祖宗成法，致酿金人之入寇的大祸，与今上皇帝并无关系。况今上皇帝亦无甚失德，不过为黄潜善、汪伯彦所误。现已贬逐出外，你们还没有知道吗？”苗傅等齐声答道：“臣等必欲太后听政，奉太子为帝。”太后道：“现在强敌当前，我一个妇人，抱三岁小儿临朝，更为金人所轻了。”苗傅等不以为然。太后对朱胜非道：“今日之事，正要大臣决断，相公因何默无一言呢？”朱胜非方才退回楼上，密奏高宗道：“苗傅等有个心腹，叫做王鈞甫，暗中告臣道：‘苗、刘二将忠心有余，学问不足。’现在只得暂从所请，徐作后图。”高宗闻言，即提笔写了禅位诏书，传位于皇太子魏国公敷（fū），请太后训政。朱胜非捧了诏书，到外面宣读了，苗傅等方率众退去。

皇太子敷嗣位，孟太后垂帘听政，尊高宗为睿圣仁孝皇帝，以显仁寺为睿圣皇帝行宫，颁诏大赦天下，改元明受。加苗傅为武当军节度使，刘正彦为武成军节度使。窜蓝珪、曾泽等，于岭南诸州。苗傅仍遣人追还，一概杀死。又欲挟太后幼主，转赴徽越。幸亏朱胜非委婉劝谕，方才罢议。

改元诏书到了平江，留守张浚，料知必有别故，秘不宣布。过了两天，又接到苗傅等檄文，即召守臣汤东野，提刑赵哲，同议讨贼。张俊也引所部来会张浚^①。浚言及朝事，涕泣交下。张俊道：“现有朝旨，命俊将部众分属他將，只准带三百人前赴秦凤。这必是逆贼忌俊，伪传此诏，故特到此与公一决。”张浚道：“诚如君言，我等亦拟兴师问罪了。”张俊泣拜道：“这是目前最要之着，惟公须济以权变，免惊众舆。”张浚连连点头。

两人正在计议，忽江宁有信到来，乃是吕颐浩所发。信中说禅位一事，必有逆臣胁迫，应其图入讨。这封信正与张浚意见相同，当即回信约颐浩起兵讨逆，并至书刘光世，请他率师来会。吕颐浩见众人一心，事属可行，便上书奏

① 原书张浚与张俊混，今据《宋书》校订。



请复辟，誓众渡江。张浚闻颺浩兵已出发，遂令张俊扼住吴江上流，也上书奏请复辟。适值韩世忠自盐城出海道，欲赴行在，即抵常熟。张浚闻知，大喜道：“世忠到来，大事成功了。”当下转告张浚，函召世忠。世忠得信，以酒酹地道：“誓不与二贼共戴天！”遂驰至平江，人见张浚，流涕说道：“今日之事，世忠愿与张浚同当此任，公请无虑！”张浚亦泣道：“得两君力任艰难，自可无患了。”遂大犒张浚、韩世忠两军，晓谕大义，众皆感奋。世忠立即辞了张浚，领兵赴阙。张浚又戒世忠道：“投鼠忌器，此事万不可过急，急则反恐生变。应先趋秀州，据住粮道，静候各军偕行。”世忠奉命而去。行抵秀州，称疾不进，暗中大修战具。苗傅等闻得世忠到来，深为疑惧，意欲拘他妻子为质。朱胜非忙道：“世忠逗留秀州，不即前来，还是首鼠两端。若拘他妻子，反恐激变。不如命他妻前往迎接，劝其前来。世忠能为公用，平江诸人，不足惧了。”苗傅喜道：“相公所言甚是！”遂即入奏太后，封世忠妻梁氏为安国夫人，令她前往迎接。

那韩世忠的妻子，自然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巾帼英雄梁红玉了。红玉本为京口营伎，不仅精通翰墨，且生有神力，能挽强弓注射，发必中的。平素见少年子弟，类白以眼相加，绝无娼家习气。会世忠自延安入伍。童贯奉旨征讨方腊，调取鄞延兵马，世忠方为小校。随军进征，独立擒获方腊，为辛兴宗夺去，以为己功。世忠不敢多言，仍旧埋在军伍里面。童贯班师回来，行至京口，召营伎侑酒。梁红玉与诸伎入侍，酒筵将散，红玉先出。行至营门，见对面树下，有一白额猛虎踞伏不动。红玉大惊，急弯弓注矢，一箭射去，忽见那只猛虎前爪一伸，接住红玉之箭。红玉更是吃惊，留心细看，哪里有什么猛虎，却是个营伍装束的魁伟丈夫。红玉知道此人必有来历，邀往家中，殷勤看待，询问姓名，原来就是韩世忠。他因有志未遂，听得那些大将在营内大吹大擂的欢呼畅饮，心中闷闷不乐，独自一人走出营门，在树下假寐。忽然红玉一箭射来，便施展手段，一把接住。此时由红玉邀了回来，两人各通殷勤，谈论了一番，兵书战策十分入港。正是美人英雄，互相怜惜。红玉即以终身相托，世忠也喜出望外，即与联姻。伉俪和谐，自不消说了。不上两年，红玉便生下一子，取名彦直。高宗在应天府即位，召世中为左军统制，世忠就带了妻子，入备宿卫。后又奉命出外御寇，妻子留居南京。高宗幸扬州，奔杭州，梁夫人也跟随同行。只是受了安国夫人的诰命，命往迎接世忠，真是出于意外。

梁夫人何等机智，还恐苗傅等生变，在宫中辞了太后，绝不逗留。回家抱了儿子，跨上马背，疾驱出城，一昼夜便到了秀州。世忠接着大喜道：“妻子能够无恙来此，我更好安心讨逆了。”旋即有诏到来，促其入朝，写着明受的年

号。世忠将诏书撕毁道：“我只知有建炎，不知有明受。”立斩来使，通报张浚，克日进兵。张浚贻书苗、刘二人，申诉罪状。苗傅得书，既惧且怒，急令其弟苗翊与马柔吉，率领重兵，守住临平。又请太后下诏，授张浚、韩世忠为节度使，谪张浚为黄州团练副使，安置郴州。张浚等不受诏命，移檄讨贼，传达远近。刘光世、吕颐浩兵亦来会，遂以韩世忠为前军，张浚副之，刘光世为游击，张浚、吕颐浩自统中军，从平江启行，直奔临安。途中又接到太后手诏，命睿圣皇帝处分军马重事，张浚同知枢密院事，季邴、郑珏同签书枢密院事。各军得了这道诏旨，愈加踊跃，相继南下。

苗傅等知事不妙，慌了手脚，忙与朱胜非熟商。朱胜非道：“为今之计，惟有二公自行反正，否则各军到来，同请反辟，公等更无容身之地了。”苗、刘两人想了半日，果然无法，只得依从胜非之言，草成百官章奏。太后诏书，预备请睿圣皇帝复位。朱胜非还恐两人中变，请太后允赐苗、刘免死铁券，以安其心。苗傅、刘正彦始率领百官，往朝睿圣宫，迎请复位。高宗仍以好言抚慰，苗、刘二人，喜出望外，皆以手加额道：“圣天子度量，真不可及！”次日，太后下诏归政。朱胜非率百官，迎高宗回行宫，御前殿朝见文武各官。太后尚垂帘殿内而坐，有诏复建炎年号，册魏国公敷为皇太子，以苗傅为淮西制置使，刘正彦为副，晋张浚知枢密院事。

张浚、吕颐浩已到秀州，闻得高宗已经反正，颐浩仍主进兵，对诸将曰：“朝廷虽已复位，苗、刘二贼尚在内掌握兵柄，倘一不慎，我等反被恶名。汉之翟义，唐之徐敬业，便是前车之鉴，诸公须要小心。”诸将齐声道：“公言极是！我们非入清君侧，誓不还师。”遂挥军直进，到了临平。苗翊、马柔吉沿河扼守，扎下许多营寨，河中皆密布鹿角。舟不得进，韩世忠首先舍舟登陆，跨马急驰，张浚、刘光世相继并进，奋力杀将上去。苗翊挥兵迎敌，世忠又弃马誓师道：“今日我们应效死报国，将士有不用命者，立即斩首。”因此，人人奋勇上前，绝无反顾，冲向敌阵。苗翊见来势甚猛，用神臂弓射来。世忠瞋目大呼，万人辟易，哪里还来得及放箭，顷刻之间，敌阵紊乱，相率奔窜。苗翊、马柔吉，支持不住，只得退走。勤王兵乘胜从北关而进。苗傅、刘正彦，得了信息，忙趋入都堂，攫了铁券，开了涌金门，领两千人马逃去。王世修正奔出城，被韩世忠一把擒住，即行下狱。那苗、刘二贼，直向瓯闽逃去，后韩世忠追至鱼梁驿擒回斩首。

张浚、吕颐浩，并马入城，晋谒高宗，伏地请罪。高宗再三慰劳，并对张浚道，朕居睿圣宫，与太后隔绝，正在啜羹，闻卿被谪不禁覆手。默念卿若被谪，何人能当此任。遂解所佩玉带，赐于张浚。张浚再拜谢赐。韩世忠剿灭了逆党，亦即进见。高宗不待行礼，便下座持世忠之手道：“中军统制吴



湛，首先开门，放逆贼入内，现犹在朕肘腋间，卿能为朕拘捕吗？”世忠口称遵旨，高宗释手，便趋出行宫，去找吴湛。恰巧吴湛行过关下，世忠佯与相见，趁势拎住，与王世修一同斩首。同党王元佐、马瑗、范仲容、时希孟等皆加贬谪。

朱胜非人见高宗道：“变起之日，臣当死义，委屈偷生，正为今日。幸而圣驾已安，臣愿避位。”高宗道：“朕知卿心，可无庸辞。”胜非再三恳请，高宗道：“卿既坚执欲去，何人可代？”胜非道：“吕颐浩、张浚皆可胜任。”高宗又问二人优劣，胜非道：“颐浩谏事而暴，张浚喜事而疏。”高宗道：“张浚年纪太轻。”胜非道：“陛下莫谓张浚年轻。臣昔被召，一切军旅钱谷，皆托付于他，就是今日勤王，也是浚首倡的呢。”高宗点头，遂下诏免朱胜非职，以吕颐浩为尚书右仆射，张浚为尚书左仆射，李邴为尚书右丞，郑珏签书枢密院事，韩世忠、张俊并为御前都统制，刘光世为御营副使，勤王诸将佐及僚属，皆赏赉有差。并禁内官干预外政，重正三省官名。左右仆射，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改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，省去尚书左右丞。张浚等请高宗还蹕江宁，乃自杭州启行，向江宁进发。临行时，以韩世忠为浙江制置使。高宗方抵建康，皇太子敷，忽然抱病夭逝。

原来太子敷，年方三岁，尚在保抱。从幸建康途中受了风寒，遂致患病，医治未愈。适遇宫人走过，误蹴地上金炉，铿然发声，太子受惊，顿时惊搐不止，过宿而夭。高宗悲伤不已，赐谥元懿太子，命将误蹴金炉的宫人杖毙。连保姆也一同处死，葬于铁塔之下，以宫女、保姆为殉。高宗自退避扬州，误信黄潜善、汪伯彦之言，苟安江都，以为无患。金人南下，高宗正在临幸妃嫔。忽得惊报，说是寇骑已至扬州，矍然一惊，遂即披甲出奔，逃往镇江，因此竟成阳萎之病。所以皇子敷没后，后宫永远绝孕，高宗深以为虑。尝值张浚晏见，向他问道：“卿子想已长成？”张浚顿首道：“臣子载，年已十四，脱然可语圣人之道！”高宗道：“卿可谓有后了。”说罢，念及元懿太子，不觉黯然泣下。后人作南宋杂事诗，曾有一首咏此事道：

蹴得金炉动地惊，旋看铁塔蹴佳城。

九重相遇殷勤问，想道卿儿已长成？

御前都指挥使范琼，自高宗即位，命惩僭伪，张邦昌等皆已伏诛，惟他持有部众，出驻洪州。高宗恐生他变，未敢轻发。此时范琼自洪州来朝，恰巧韩世忠、刘光世擒了苗傅等押解行在。范琼竟为苗傅请求，乞贷其死。高宗不许，将苗傅正法。范琼遂入诘高宗，声色俱厉。高宗心下很是惧怯，只得暂时忍耐，

授范琼为御营司提举，暗中却命张浚设计除他。张浚遂与枢密检详文字刘子羽，商了一条密计，暗令张浚领千人渡江，佯称备御盗贼，执械前来。张浚始入白高宗，请了降罪范琼的敕书，携带而出。然后再由高宗降诏，召范琼、张浚、刘光世等，同赴都堂议事。

到了次日午前，刘子羽先至，张浚亦到。百官毕集，范琼慢腾腾的直至过午方到，都堂中已备了午饭，大家会食已毕，一齐入座，待议政务。刘子羽手持黄纸，走近范琼面前道：“有敕，令将军至大理寺置对。”范琼不觉愕然道：“你说的是什么话？”语音未毕，张浚已召了卫士将范琼拥出都堂，送入狱中。刘光世连忙出外，抚慰范琼部下道：“范琼从前在汴京破城之时，私通金人，劫二帝北狩，并逼皇后、太子出宫，罪通于天。现在奉旨，只诛范琼一人，其余皆无干涉。你们同受国家优越禄，并非范琼豢养，应知效忠朝廷，可各回营听命。”众人听了齐声答应，放下兵器，各自退去，范琼即日赐死。子弟窜流岭南，所有部众，分隶御营各军。

张浚除了范琼，进陈中兴要策，当先收复关陕。关陕既失，江南也不能保。臣愿前驱，肃清关陕，请陛下与吕颐浩，同至武昌，相机趋陕。高宗深然其言，命张浚为川、陕、京、湖宣抚置使，得便宜行事。张浚受命，即与吕颐浩接洽，克日启程而去。不料，边报到来，金兀朮举兵南下，连破磁、单、密诸州，已攻入兴仁府了。高宗不胜惊惶，连遣二使往金，一为徽猷阁待制洪皓，一为工部尚书崔纵。洪皓临行之时，高宗致书粘没喝，愿去尊号用金正朔，比于藩服。洪皓与粘没喝见面，粘没喝便要逼他投降，洪皓不屈，遂流于冷山。崔纵至金议和，且通问二帝，金人不以礼待，纵责以大义，并欲迎请二帝回国。金人大怒，将崔纵放居穷荒，后来崔纵以病歿。洪皓直至绍兴十二年，方得回国，这是后话，暂按不表。

且说吕颐浩自张浚行后，原欲奉高宗驾幸武昌，忽闻金兵南下，即变更前议，请留都东南。滕康、张守亦言武昌万不可往。高宗决计仍都杭州，下诏升杭州为临安府。授李邴、滕康权知三省枢密院事，先奉隆佑太后往洪州。再命修武郎宋汝为、京东转运判官杜时亮同往金都，申请缓兵，并贻粘没喝书，书中尽是哀求之语。内中有一段言语，令人看了，几欲作呕。现在录了出来，看了可以知道高宗的没有志气。其书道：

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，不过守与奔而已。今以守则无人，以奔则无地，所以颺颺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已。故前者连奉书，愿削去旧号，是天地之间，皆大金之国，而尊无二

上，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快哉？

这样摇尾乞怜的书信，要想金人见哀，不动兵马。哪里知道，你愈畏怯，他愈恫吓；你愈哀求，他愈厉害。知道江南君臣都是无能之辈，那金兵更加放心大胆南下得快了。起居郎胡寅，见高宗这样畏葸怯懦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便牒陈七策，疏请施行。是为：

一、罢议和而修战策。二、置行台以处别缓急之务。三、务实效，去虚文。四、大起天下之兵，以图自强。五、都荆襄以定根本。六、选宗室贤才以备任使。七、存纪纲以立国体。



这篇奏章，洋洋洒洒，多至数千言，真是慷慨激昂，淋漓尽致。高宗瞧了，很不以为然。吕颐浩也恨他切直，遂将胡寅贬谪出外。其时寇氛益逼，竟致一夕数惊。高宗弄得不知什么地方，才可以避免寇患，只得召群臣，共议驻蹕之所。张浚、辛企宗请自鄂岳、幸长沙。韩世忠道：“河北、山东，已是失去，非复国家所有。今日再抛弃江淮，还有什么地方可驻蹕呢？”吕颐浩道：“金人近来的谋划，专视皇上到哪里，就赶往哪里。为今之计，只有且战且避，保护陛下得至万全之地，臣愿效死力战。”高宗道：“朕左右岂可无相，吕卿如何可以不随朕同行呢？”遂议定以杜充兼江淮宣抚使，留守建康，王琼为副；韩世宗为浙西制置使，守镇江；刘光世为江东宣抚使，守太平池州。高宗竟自启程，避兵而去。

未知避往何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评：

苗、刘二逆，一无谋划。闻得勤王兵至，竟致仓惶失措，重行复辟，其无用可知。而高宗为所挟持，一筹莫展，其无能更出苗、刘二人之下。欲以之与金人对抗，宜乎望风而遁矣。

范琼之罪，擢发难数，久应诛戮，以快人心。高宗姑息容奸，已属失刑。及自洪州来朝，无人臣礼，高宗尚不敢明正其罪，必召张

浚，设谋定策，而后诛之，真可谓鼠胆矣。

昔江南李煜，称臣归藩，事宋惟谨。太祖尝谓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。今高宗欲以去号称藩，冀金人垂怜而不加兵，其可得乎？

第七十回

吴嫔御雕弧退兵 梁夫人桴鼓助战



却说高宗因避金兵，启蹕而行，退往临安，方才七日，兀朮已分两路入寇。一路自滁和入江东，一路自蕲黄入江西。高宗恐隆佑太后在洪州受惊，又命刘光世移屯江州，作为屏蔽。自己却与吕颐浩渡了钱塘江，逃往越州。那兀朮探得高宗逃远，一时追赶不及，不如到江西去，逼迫太后，遂取寿春、下光州、陷黄州，长驱过江，直薄江州。刘光世自移镇江州，每日置酒高会，绝不处置兵事，等到金兵已临城下，方才知，哪里还能守御，连忙逃往南康。金人入城，劫掠一空，遂由大冶进取洪州。滕康、刘钰闻得金兵已到，连忙奉了太外出城。江西制置使王子猷亦弃城遁去。洪、抚、袁三州，相继失守。太后行抵吉州，闻得金兵追来，急雇船夜行。次晨至太和县，船家景信，见太后带了许多金帛珍宝，不觉眼红起来，便将所有财物，尽行夺去。总算还有良心，没有十分惊扰太后，那护卫都指挥使杨维忠的部兵，也溃散了。宫女们逃奔的，被劫的，失去了二百名，滕康、刘钰二人也逃得无影无踪。太后身边还有数十个卫兵都很忠心，仗着他们保了太后和元懿的生母藩贵妃，从万安登陆，行至虔州。哪知土豪陈新，又将城围了，太后又惊惶不小，幸亏杨维忠的部将胡友前来救援，杀退了陈新，太后方才得安。金人未得太后，又从楚州改道，掠真州。破溧水县，再从马家渡过江，攻下太平。杜充守着江淮，任凭金兵来去，绝不发兵救援。统制岳飞，涕泣入谏，他也不理，到了太平失守，距建康不远，方令副使王琼，都统制陈淬，与岳飞等，邀截金兵。才经交绥，王琼的兵已经逃去，陈淬、岳飞相继突入金兵阵内。陈淬竟至战死。独有岳飞一条枪，一骑马，往来冲突，金人不敢近前，只好让他独逞威风。无如各军溃退，岳飞恐众寡不敌，只得领了部从，杀将出来，择险立营，为自保计。

杜充得了败报，即弃了建康，逃至真州，诸将怨恨杜充暴虐，要想将他杀死。杜充闻知，不敢回营，寄居长芦寺内，忽然接到兀朮的书信，劝他投降，当封以中原，如张邦昌故事。杜充大喜过望，潜还建康。恰值兀朮也到城下，便与守臣陈邦光，户部尚书李桢，开城迎接。兀朮入城，全城官员，尽皆降顺，